

辯常

言談





辯 言

纂宗興員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辯言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辯言

永樂大典本

宋 員興宗纂

興宗字顯道仁壽人宋著作郎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乾道中以諫奉祠

余觀歷世經解傳註之言有出入於道者退且懼其不純也約衆萬之指示精一之義隨意而訂正之余非以侈吾辯也求以辯道云耳訓諸理作辯言

昭二十五年公遜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請饗從者公羊子曰兩君以遇禮相見也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辯曰使魯昭而知禮則不出雖出而戒則必返于諸侯猶可言也子家子數十諫而不聽知禮者如此乎其禮者非夫子之言也誣夫子矣

僖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穀梁子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王子介父曰猶者愈乎已之辭也

辯曰二子何太鑿也此譏失郊禮云耳有逐其兄而自是者曰吾今猶有母也此穀梁子可以已之辭也他人之食紵臂而奪之其弟則徐徐紵之此王子愈乎已之說也隕霜不殺草穀梁子曰不可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

辯曰春秋蓋志災而已草木無所預乎重輕也

莊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公羊子曰何賢乎紀季服罪也何子曰明季知權也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辯曰國小不可以敵大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國無小紀侯兄弟畏齊太甚何罪之可服也吾嘗觀堯無三夫之分而有九宇今紀堂堂千乘顧畏人乎

莊七年無麥苗公羊曰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休曰苗者何也生曰苗秀曰禾

按此條原本訛脫據

公羊傳
註改正

辯曰何之言非也蓋麥之所以秀者苗也春秋書無麥之苗耳非無麥無苗也

禮于六宗議

按此條及後析理諸條皆別立標題與前卷體例異原本如斯姑仍其舊

周禮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儒者以禋祀在柴燎之上故鄭元曰禋之言煙也周人尙臭聞故也

辯曰禋者精神潔享之名耳必以爲柴燎之類則洛誥秬鬯二卣曰明禋秬鬯之所資豈亦用乎柴燎耶鄭之說其幾乎鑿也

歐陽夏侯曰六宗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矣

辯曰名之爲宗則神必有所司也不謂天不謂地不謂四方則舜之祭果何司耶後劉邵因竊議助陰陽

變化實一而名六。則六虛沖和之氣也。天氣之始。蓋先于天。豈合禋于天之下哉。既謂氣之沖虛。沖虛何俟于祭也。歐陽夏侯之說不可用。是又幾乎鑿也。

孔光、劉歆以易卦乾坤之六子。六宗者日月雷風山澤是也。

辯曰。書于下言望于山川。此復謂禋于山澤。山澤之與山川。其義果相遠乎。一名而複祭之。舜之祀不如是其瀆也。孔、劉之說亦不可用也。

賈逵曰。六宗者。六代帝王是也。

辯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舜受終于文祖而已。而祭其六代。何也。是說蓋非是。

後魏孝文以天皇帝、五帝爲六宗。杜佑曰。按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祀在祀天。不屬別神。昊天上帝以示六者。尊宗之義也。○按不屬別神下有脫文。原文云及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

辯曰。經既云類上帝。今又復謂禋昊天上帝。巍然爲天上帝。乃有五焉。是何上帝之多耶。此不可以理曉者也。且大上帝何從而別其輕重哉。魏文、杜佑之說亦遠于誼矣。

晉張髦以三昭三穆爲六宗。

辯曰。蘇氏以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七政之前。而別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自今觀之。則七政之後祭者天神。無從而以人鬼溷之也。張之說不可用也。

右古六宗之說。獨孔安國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卽祭法所謂者是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辯曰棄名也稷農官也傳謂舜之有天下皋陶爲理后稷爲田者是也然大戴禮稱帝嚳之妃首曰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生契次生堯司馬遷班固等皆因之就如其說則稷契于堯兄弟也如稷契後世猶尊之堯在位七十載反置其兄弟之賢而不選舉何也由是推之則棄契非高辛氏之子乃高辛氏之世明矣左謂高辛氏才子世濟其美是亦論其世者也

放勳

辯曰放法也勳功也或曰放勳乃堯名而堯非名猶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夫據衆傳而言湯旣以名履矣又名曰天乙又名曰湯人一而名則三是猶足信也乎若舉湯而類堯則堯豈亦二名哉故蘇氏謂允迪非可以爲皋陶之名則放勳決非堯名也然猶或舉孟子放勳曰之詞以疑之皆是弗以類考者也先民之著書雜舉而稱謂之猶是孔子曰夫子曰仲尼曰孔某曰亦不一而見也如以類言之堯曰放勳烏得而不可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辯曰孔安國曰啓伐有扈之罪此孔子之所不許也誓辭雖存于書然孔子有深意焉扈可罪孔子必書征扈未必可罪也義和涸淫孔子言胤征有扈何不言征也嗚呼王者有征無戰今列啓扈而云戰猶春秋而下相殺自戰爲文也孔子序之深意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晉陽死。智伯臣豫讓報之後覺而豫讓死。

辯曰太史公書襄子過梁馬驚視梁下果讓也。請擊衣而死。劉向曰讓盜爲刑人入繕宮。襄子乃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讓讓自殺。案此條原本說脫今據說苑改正二子所載甚異如此要之讓不輕然諾者意向

爲近也。

劉向曰宓子治單父不下堂而單父治。孔子過單父謂之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吾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

辯曰劉向之言蓋過矣。且記者之過也。子賤之父其父乃孔子所謂老者安之子其子乃所謂少者懷之也。老者安少者懷夫子則亦躬小節者耶。必以爲小則天下之節有大于此者乎。向言蓋過矣。

劉向曰齊桓公問管仲曰國何患曰患社鼠。鼠曰社束木塗之鼠因託焉熏之燒木灌之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殺者以社故也。猶諸侯左右故也。

辯曰管仲意深有託也。齊桓爲社易牙開方兩社鼠也。仲不去此不可去之不能也。

劉向曰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天下之士歸之。

辯曰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則止之。晏子曷若以禮百人者而禮孔子。齊其庶幾乎。昔楚葉公好畫龍而怯真龍晏子亦好僞士也哉。

劉向曰周公居攝所師見者十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三十九人官朝萬人。

辯曰。周公所以求見者。謂其賢歟。曷不與共天位。而使居窮巷也。謂未必賢歟。已姑見以禮之。是率己而僞也。官朝萬人皆賢。則賢者何多也。周公進人以禮。用人以義。舉措豈乖亂如此哉。此戰國策士託周公之爲。以誑亂諸侯。且使樂下己者也。向不識之過矣。

太史公曰。齊魯會于柯。曹沫以劍劫之曰。城壞至境。君不圖歟。于是還魯三亡之地。穀梁子亦云也。辯曰。曹沫之事。不足書也。以千乘之相。而躬匹夫之行。此宜匹夫稱之也。一劍之任。計無復之耳。昔者召公日闢國百里。以開道用周。未聞其以劍劫也。

揚雄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

辯曰。雄于義淺矣。鮑焦接輿。能往不能返也。此卽雄之所謂餓顯者也。然夫子未嘗高之。豈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哉。

劉向曰。臧文仲有龜。一用之。至武仲再用之。孺子三用之。君子以知不能知。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辯曰。智者所以宅事也。斷者所以立口也。卜筮以佐乎斷之具也。周公穆卜又卜洛。箕子建立卜筮人。聖人蓋不廢也。彼箕子且屢云卜筮。豈箕子其亦未明耶。然則聖人智而不廢卜者。乃所以爲明智也。向云智不能知。知不能見。得無數卜乎。向之言過矣。

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蘇子曰。四族未必皆小人也。太史公謂以變北狄。變東夷。變南蠻。變西戎。苟皆小人也。則安能變四夷之俗哉。

辯曰。四罪居堯朝。堯不能去而待舜。何也。將以成乎舜也。由是觀之。舜之去凶。其猶堯之去凶也。傳者曰。四族未必皆小人也。太史公謂以變四夷。苟皆小人。則亦安能變四夷之俗哉。是不詳經之原而爲之傳也。孰有經稱靜言庸達。反道敗德。而非小人者乎。苟四夷之人。非人類也。則可如其人也。舜舉罪人而臨之。舜其何忍也。又謂鯀悻直亡身者。屈原稱之。則鯀止剛而犯上者爾。夫以汨陳五行。而帝震怒之。傳稱其敖很明德。不可教訓者。豈止剛而犯上哉。凡四罪之刑。放最輕。流次之。竄次之。殛最重焉。舜服天下以此。夫豈輕加鯀殛刑乎。凡傳之言皆過也。

太史公言。湯曰。吾甚武。故號武王。

辯曰。野哉。太史之言也。湯始伐桀。放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以放逐。變堯舜之揖讓。宜其慙德之不暇。其敢自以爲武乎。必若太史之言曰。吾甚武者。則湯放桀。非特無慙德。亦無謙德矣。劉敞曰。傳謂湯爲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爲甯王耳。是必追書者也。彼漢尉佗自稱南武帝。尉佗者。叛其主而流于夷者也。其稱武帝。固然。而謂湯爲之乎。

揚雄曰。子胥死于吳門。卒眼之。

辯曰。所謂法言者。吐詞宜法者也。今夫槩耳目手足鼻口之詞。無所不見于傳。皆不若雄之蕪且陋也。傳有曰。耳治也。目治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吾爲子口隱也。凡若是云者。其言耳目手足皆度于經。其詞婉而章矣。雄于子胥。乃曰卒眼之。卒眼之云者。法言之法。固如是乎。

班固劉向傳云。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劉氏刊誤曰。按所引二條。皆劉氏刊誤之語。而一條作劉氏傳。一條作劉氏解。殊爲舛誤。今改正。既曰堯舜。安可不言商均。其脫二字明矣。又向之言曰。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劉氏刊誤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

辯曰。予觀劉氏兩者之言。固近之矣。猶未也。劉向嘗云。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朱均之子。字之誤者一耳。非二也。向言帝舜戒伯禹。無若丹朱傲。劉氏以爲禹戒舜。此則劉氏思之未審矣。非向本言不詳也。向號博極羣書者。豈有書言臣戒君。向乃指爲君戒臣乎。余明知非向語。本然也。亦傳者之脫其一耳。向之詞必曰。帝舜戒于伯禹。無若丹朱傲。是也。

班固陳平傳曰。吾欲以女陳平。劉氏刊誤曰。女下少一與字。當云以女孫與陳平。可也。按今本漢書與陳平蓋後人據刊誤增入。非舊本如是。故員氏云然。

辯曰。劉氏于史。豈其寡識矣乎。何其言之膚末也。孟子曰。堯以二女女焉。女去聲。古者以女適人之謂女。固之言張氏以女適平云耳。非欠一與字也。若更衍之。則史法卑矣。于何有哉。

班固周亞夫傳。請得與丞相計之。與丞相計之。劉氏刊誤曰。下五字應無之。

辯曰。復詞者。史之條。當其詞之復。安得而不復歟。劉氏于此糾固。爲淺矣。蓋固敍此最勁而明。傳稱請得與丞相計之云者。景帝始得太后之詞。欲與亞夫謀也。傳稱與丞相計之云者。景帝既答太后之後。遂與亞夫謀也。其詞顧首顧尾。複之誠是矣。亦猶記稱延陵季子葬于於贏博之間。且號者三日。若魂氣則

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事。同而旨微異。若止一言而不復。則義無經緯。詞弗頓挫矣。劉氏者。豈其無得于此乎。然則君子不能充類。而觀史者。皆得史之粗者也。悲夫。

王通曰。使杜如晦而得其君。于萬民其猶天乎。

辯曰。孔子言堯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子貢言孔子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所謂猶天者。惟斯兩人可以當之。如晦何爲者。通顧以天擬之。通于詞爲不度矣。蓋如晦後爲唐名卿。福時增加。以神其先人之言耳。通不若是其陋也。

毛詩序爲毛公之詞。鄭志諸儒。例皆稱之。詩譜曰。詩總序子夏之所作也。

辯曰。詩總序雖間以明詩。然詩亦有不待序而明者。序之作。非古也。今岐陽石鼓之志。有詩無序。則序者吾明知其非古也。是其漢講師之說乎。講師異道。故其說異論。齊也。魯也。韓也。故皆有詩。皆以關雎而次爲康王之詩。非文王。周公也。揚雄氏號通儒者。亦言康王之時。頌聲止。關雎作。與今毛氏論著有大序。今不窮其微。而惑諸序。其可盡信矣乎。韓詩之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汝墳曰。辭家也。于今三詩之序。其亦有異乎。其無有異乎。彼人各異論。則信其師之異道也。先儒晁氏解曰。毛公詩傳甚略。以其大者見于序故也。然則衆序出于毛公之筆者。是果信然歟。如以爲信。然彼范氏謂九江謝曼卿善詩。衛宏受其學而爲之序。則序者又非專毛公之筆。而況總序子夏氏爲不爲。又未可知也。鄭元。李延壽。魏徵。皆稱子夏氏。而韓愈獨曰。子夏不序詩。有三道焉。不智一也。暴中閫之春秋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

三也。從諸儒之言，則愈可廢。從愈言，則諸儒可廢。大抵其詞婉而章，詳而密，非賢者不能爲也。

或問伊川程頤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道者否？伊川曰：若知道，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古人高尚，我亦高尚，倣前人所爲耳。于道鮮有自得也。是以東漢尙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

辯曰：程氏之議隱者，抑末矣。隱者非不知道者，有分于道也。有分于道，故有以一節稱一行名。孔子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所謂一節一行也。未聞孔子廢之也。惟曰：我則異于是，無可不可。其意惜諸子有分于道而不抵乎全也云耳。伊川便謂不悔者，只爲而不知道也。夫義重于生，捨生取義，則道在。生重于義，狗義戕生，則道亡。權道之存亡者，義而已矣。若殺生不悔者，便爲不知道。則孔子論殺身成仁者，意亦非耶？如之何其一之也？彼東漢郡縣俊顧之徒，固有戕生狗義而道亡者，是誠不足以死也。若陳蕃、李固，皆漢大臣，爲社稷亡則亡之，何爲而有悔也？是春秋書殺孔父之義也。

記曰：文王謂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辯曰：是乃漢儒祖淫巫之說，非文王之說也。常人奪其一，予其一，此有象之物也。齡乃在天，文王安能奪其天？取其三，予其子乎？或曰：文王非是徵也，徵諸夢也。且至人無夢，文王獨非至人耶？何不自信而徵諸夢耶？夢帝與九齡，其說已可怪。吾與爾三，則誕之甚矣。太史遷載商瞿四十無子，孔子曰：瞿後當有五子，已而果然。漢儒氣習，大抵如此。夫以孔子予商瞿有子之說，卽文王予子加齡之說也。

定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其時雩人力盡然後雩云云雩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人也

辯曰失火之家不白大人而救白則不得救矣君子以爲猶白也雩爲民而請不請則無以爲民矣請道去讓君子以爲猶讓也穀梁子乃云是舍其所以爲人不知斯見其所以爲人也歟

蘇子由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子由曰孟子之爲是說也則是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于不仁

辯曰蘇子之爲是言也亦充孟子之意云耳是能充其類者惜也其言之未悉與蓋仁人之于天下也計其道不計其功今也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于不仁則是猶與不仁較夫損益者非仁之至也然則蘇子如之何其無訾也當曰仁而不得天下也何愧于不仁斯可矣

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穀梁子曰寶玉大弓在家不書地自羞也

按地原本誤作

不據穀梁傳改

辯曰是書也傳者當曰大弓魯寶也其言得之何幸之也其不地奈何雖魯失之魯得之是以不地也若曰猶不遠乎魯云耳幸之也今穀梁曰在家不書地自羞也且經既志以爲盜矣此自羞之大者也奚爲羞而不地乎

荀子曰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

辯曰。充匹夫之所以誠身者。此二物而已。及其至也。超然堯舜矣。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不過此。卿如何其小之也。

楊子曰。學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

辯曰。聖人植諸身而爲行。志其行而爲言。敷其言而爲教。吾見其所謂一。未見其所謂三也。記曰。言顧行。行顧言。亦以其一之也。楊子乃分學與行爲二端。是惑于誦數爲學者也。

荀子曰。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愷士者。

辯曰。天下之端士操行。亦一而已矣。蓋愷則直。直則公。公則通。孰有析而爲四行也。

荀子曰。神固之謂聖人。聖人道之管也。天下之道。舉管是矣。小雅所以爲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以先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以通之也。

辯曰。言貴乎有別也。小雅于道。未始不通。頌之于道。未始不光。大雅之道。未始不文。卿如之何而分之也。然則爲卿言如之何而無失也。曷若明言之乎。曰。雅曰頌者。所以兼明乎道者也。其言也文。其義也光。其用也通。如是則庶乎不悖于聖人矣。

荀子曰。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拘木必將待鑿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人性惡。必待師法然後正。

辯曰。性未能有夫善惡。能之善惡者也。猶一氣未能名陰陽。能之乎陰陽者也。卿乃曰。善者僞也。非性也。

且槩括不可金必待木何也。木有槩括之性也。非僞也。礱厲不待木必待金何也。金有礱厲之性也。非僞也。人有可正之性。就師則正之矣。豈僞也哉。

荀子曰。子之遜乎父。弟之遜乎兄。此二行者。反性而悖于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遜。辭遜則悖情性矣。

辯曰。今人仰首而面天焉。不睡不咳何也。彼非欲尊之也。不能不尊也。子之于父。弟之于兄。非僞欲尊之也。不能不尊也。而荀卿氏以遜父遜兄爲反性者何也。雖然。世固有弟不弟。子不子矣。故荀卿氏是以言也。余曰。惡是何言。君子亦當有懂于此矣。宜曰子之于父也。弟之于兄也。安于性則辭遜。流于情則悖亂。其亦庶乎其可也。

荀子曰。君子一教。弟子一學。亟成。

辯曰。夫子循循善誘人。未曰以一教也。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是未可以亟成也。

記曰。君子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辯曰。君子不徒言也。以其言之大小。望其利之大小。信斯言也。則是以委巷而待君子也。蓋君子以言大則利國者必大。言小者則利國者必小。此即君子之望也。

班固律歷志云。卦由數起。顏云。數起于卦。劉氏辯云。志言卦起于數。是也。顏解云。數起于卦。非也。

辯曰。有數卽有卦。有卦卽有數。數而卦。先天數之變。是也。卦而數。後天數之變。是也。卦由數起。故數爲本。

數由卦起。故數爲用。大極兩儀四象。而八卦滋焉。此數而卦起者也。乾坤之軌一千四百四十。當期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終終始始。極乎數而不可窮。有積有互。有位有世。故有章部紀元舉管是矣。然則卦由數起。數由卦起。史錯而言之。何爲而不可。

揚雄曰。聖人則異賢人矣。賢人則異衆人矣。

辯曰。人則皆人。猶物則皆物也。物之不齊。人亦如之矣。故金之異乎鐵也。鐵之異乎石也。非特吾知之。行道之人皆知之也。今雄之聖人衆人之辯。何以異于是。

或問莊子齊彭殤等椿菌。一鵬鷃。此所以爲齊物也。

辯曰。何獨莊生也。凡寓言者。咸祖乎是也。道有可觀。今明言其物。無物可齊。無用可一。明言其理。無物不齊。無動不一。觀物之始。必寓于其積。而極于無所極。終亦一矣。有形者。無形之積也。品類者。有形之積也。作止者。品類之積也。品類者。動化之積也。動化者。晝夜之積也。晝夜者。死生之積也。死生者。今古之積也。今古者。天地之積也。不初無以有積。不積無以有極。不極無以有盛衰。其竟有異乎。無異也。人固安之而不自口。誠口人之責也。然而孟韓之徒。絕口不言。何也。禮樂政刑。聖人所以齊不齊。今莊生欲以忘言默忘。是非以齊物。聖人之權殆廢矣。非所以爲教也。

伊川曰。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于文義上也。且有益。若于道理上助長反不得。